

閑話當年故宮事

盧宣妃

—台北故宮之初

……村落外有一座不太高的山，看起來彷彿伸手可及，曾讀摩詰「好以磐石飯」的句子，總覺得那平平的小山也應該可以搬過來作為餐桌。小山之外，還有好幾疊山峰，其中有一座特別秀拔的，常在夕陽的返照下，幻出一片淡紫的霞光，……

回想起來，這是何等美的生活，一個人若是一生都能過著我這三年多來的生活，真該心滿意足了！

——張曉風 〈最後的戳記〉

民國五十年前後，知名作家張曉風女士，正就讀東吳大學中文系，她在散文集《地毯的那一端》書中所描述的外雙溪，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於士林復院前的那一段歲月。

對多數遊客來說，故宮所藏的國之重寶，是他們往來於此的主要目的，故宮周遭的風光明媚，大概是及不上展櫃中的名瓷與書畫。但是，若我們稍稍退出這棟建築，望向四周山野天際，

倒隱約可感覺到外雙溪山林的一股氣息。而故宮這塊山頭的故人老事，亦早已流傳多年，這些回憶所映照出的故宮，不僅承載著幾十年的風霜日麗，亦如深家大院的庖廚之中，流轉著人世的尋常點滴。

故宮今年正逢八十大壽，其一半年歲，正在台北外雙溪山谷度過。因此，我們除了追尋其歷史定位之外，或許也可藉眾人之口，拼湊出屬於這塊山頭自己的

舊時記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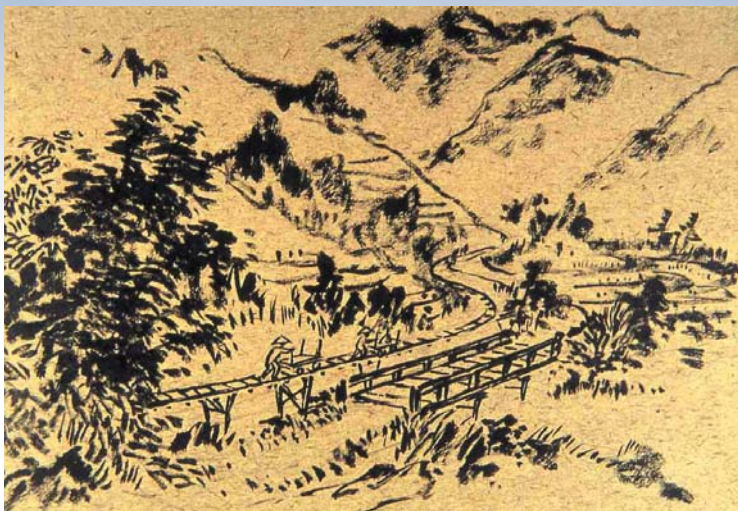
張曉風說，五十年初東吳附近，「一帶禾田和村落都盡收眼底」。那時景觀，與今日故宮附近高樓層起、超商便利的出入起居，大不相同，而民國四十年的故宮，又是如何？

四〇年初 外雙溪山區

故宮現任副院長林柏亭先生，於民國六十年到故宮服務，



民國四十年初的外雙溪，山裡尚有開採煤礦。現今東吳大學前原有的木板橋旁，當時還可看到運煤的輕便車鐵道。



林柏亭繪 〈憶寫民國四十年初的外雙溪〉

至今正過三五寒暑。但他記憶中的故宮卻不是從六十年才開始，而是民國四十年初的「外雙溪山區」。

林柏亭回想，當時正在靜修女中任教的父親林玉山先生，帶著學生到外雙溪山區露營，他也跟著前來。由於山上的雙溪淨水

廠正在興建水壩，因此可約莫記得那是民國四十一年、二年的事。巧合的是，紮營的地點就在目前故宮停車場前的空地上。

民國四十年初的外雙溪鮮少人知，不像今日是個有名的風景區，遊客眾多。東吳大學當時也尚未在此復校，流經現在校門口旁的溪流之上，原架有一座僅供一輛車行駛的木板橋通往內雙溪方向。雖然林柏亭對露營的時序早已無法記憶，但模糊的影像中，四周滿是層層蕩蕩的耕地與山林，也許有茶樹、有稻田、有果樹，不過對一個七、八歲的小孩來講，能記憶的單純有限。

露營當天，林玉山先生與一群中學生沿著現在上山的左側道路，來到故宮停車場邊。林柏亭說：「那時候走上來的就是現在下山的車道，只是沒有這麼寬。」約下午五點時分，趁著大家忙著打點營地，林柏亭獨自朝著目前正館的位置走去，他眺望山腳，竟看到外雙溪對岸的山林間，滿滿一群白鷺，有的棲息樹

上，有的還在溪谷山林間盤旋，乘著夕陽歸巢。那番景致，至今還深印在他的腦海中。

或許如今，我們已很難看到白鷺成群的畫面，但能說得出民國四、五十年外雙溪的，又有幾人？林柏亭與張曉風之外，中央社記者於四十九年故宮遷址的報導中，也清楚描述著：「士林外雙溪山區景色，山谷中有農田、零星房屋分布。」據聞，照片中的郭姓人家至今還住故宮附近，不過父祖輩過世之後，這段記憶也隨之封塵。若說今日秩序井然、花木扶疏的故宮「宮址」，在四十九年尚未開發，那故人心中的外雙溪記憶，只怕是碩果僅存的一抹飛影了！

五〇年代 故宮初貌

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正式於外雙溪復院，一樓入口右側，立了于右任先生寫的一塊碑石，作為奠基紀念。老同仁們表示，故宮動

上右圖：土地公廟位在故宮正館左旁的停車場邊，也就是林玉山先生當年帶同學來露營的那塊營地附近。大概由於故宮同仁及附近居民深受土地公的庇祐，此廟香火十分鼎盛。

上左圖：楊雲萍老家的小洋樓。

下圖：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因有工作人員「視察宮址預定地」，中央社報導了「故宮遷址士林外雙溪」的消息。內容提到：「士林外雙溪山區景色，山谷中有農田、零星房屋分布。」（圖片／中央社）



土最初，工程不太順利，停停建建幾次之後交至榮工處手中，才於五十四年正式竣工。竣工前，由周鳳森（一九二三～一九九六）、楊衍鐘（一九二一～一九八七）與蔡生福先生特別自台中北



上交接鑰匙，時至今日，只餘蔡先生一人告訴我們這段往事了。

而趙鐵銘等諸位先生回憶，故宮剛由台中遷至外雙溪時，至善國中到自強隧道一帶，大多層層水田，山上還有香蕉、龍眼等

果樹。現在的至德園旁山腳，當時尚有幾戶人家居住，台大歷史系教授楊雲萍先生老家，也是在此，但如今楊家原有的兩棟紅磚建築早已殘破不堪，倒是其中小洋樓上的橫匾仍清楚可見「習靜」

上右圖：民國六十五年左右，水管道上遠眺故宮，四周盡為綠地。（攝影／林柏亭）
上左圖：正館入口右側于右任題記。（攝影／林莉娜）
下圖：故宮正館附近通往「水管道」的路上，有多棵年代久遠的老龍眼樹，非常漂亮。據說，民國六十年前半的五、六年間，每年夏季龍眼盛產，總有熱心的工友去採龍眼請大家分食。當時的龍眼又大又甜，後來變小了些，現在，再也沒有人去採龍眼了。



二字，楊家傳家之道，於此俱見。聽說，這片山林早已出售他人，具有歷史意義的老屋自此凋零。倒是楊家門前原有供人釣魚的水塘，交給故宮代管，在民國八十四年興建成至德園，園中蓮花可人，常見攝影者佇立捕捉荷葉晨露的晶瑩。

民國五十四年故宮剛到外雙溪時，交通不便，雖有29號公車在小北街一帶發車進外雙溪，但一小時左右才一班，因此多數員工都以腳踏車代步。連民國五十五年前後還是師大美術系學生的林柏亭，也經常與同學騎著單車，從台北到故宮看展、到外雙溪寫生。此時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一個多小時的腳踏車，是什麼滋味？但對當時人來說，實在小事一樁。林柏亭還記得，當時他們到此寫生，特別喜歡將一座座橫跨在溪上的小橋，畫入紙面，因為當時的橋大抵是石頭所砌，感覺比較浪漫、有味道。可惜這些老橋早已重修成水泥方塊，不見昔日蹤影。

六〇年後 故宮記趣

遊趣

故宮四周環山，午休時分或下班之後，同仁經常結伴活動筋骨。這時，故宮對面、背面的山林，就是大家閑遣的好地方。對面群山，較早就有許多整建好的步道，因此向來遊人如織；後山的小徑羊腸，若無識途老馬指點，恐怕還不得其門而入。

據老故宮人描述，後山至少有兩條路是值得一遊的，過去他們經常三五成群一起踏青。其中之一，由正館旁土地公廟進去，幽幽小徑，竟直通陽明山華興中學附近以至仰德大道旁，書畫處



右圖：這段水管道在山上宿舍區附近，下方正有溪流穿過。
左圖：「流觴」刻石。



長王耀庭估計，這段路程僅需十五到二十分鐘。另外一條，則是大家一致推薦的「水管道」。橫躺於故宮後山腰上的水管，自何處來、往何處去，各人自有答案，而沿山所建的小路雖不寬敞，一側可遠望，另一側又有樹葉垂頂的景色卻十分靜謐、宜人。過去這條水管道，是故宮同仁非常喜愛的一條祕境，不過近年已少有人跡，雜草幾將道路湮沒，恐有蟲蛇藏匿其中，因此即使希望推薦這個遊處，至少目前，可能還只能停留在老故宮們的記憶之中，閒話一番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前述兩條遊道必經的土地公廟。廟旁的小路，可見一條已被姑婆芋與各種雜草蓋滿的乾水道，這看來極不起眼的小水道，卻是故宮歷史鼎鼎有名之「修禊雅集」的舉行場所。民國六十二年，當時這條水道尚未乾涸，水流亦清淨甘甜，副院長莊嚴先生於此邀集文人雅士飲酒賦詩，一時傳為藝文美談。直到民國七十幾年，宿舍區

長大的小孩，仍有於此遊玩戲水的經驗。

「修禊雅集」，起因於故宮遷至外雙溪時，曾在水道旁發現的一塊「流觴」刻石，石上書者署名「九峰」，但已不知此人為誰。不過，據吳哲夫先生等人告知，今日の後樂園裡，原有一幢日式建築，可能為日治時期的公職人員住所。房子雖然不大，早期的乒乓球社倒還曾經在此打球。民國七十年前後，故宮與台灣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為方便印刷，遂將機器設於此處，而書籍印好後，房子也就拆了。由於此屋原為日人居所，日人對曲水流觴的典故亦早已熟知，因此或可推測「流觴」之石、「九峰」之人，當與昔日居此的日人有關。

除後樂園有日人居所之外，至善園修建時，也曾發現園內留有日本庭院的痕跡。如此看來，外雙溪除了「禾田和村落」之外，還有「流觴」刻石、以儒業的楊家舊居、以及日式庭園，



右圖：老無患子樹。
 左上圖：難得一見的白孔雀開屏。
 左二圖：木瓜樹上的五色鳥。
 左三圖：暫立於石上的台灣藍鵲。（攝影／王嘉雄）
 左下圖：梅梢上的紅尾伯勞。
 （攝影／劉芳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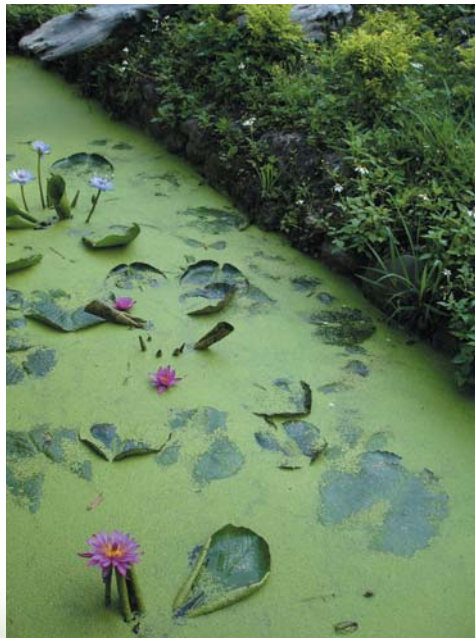
這些遺留，正告訴我們外雙溪原有人文薈萃的一面。

賞趣

大多數人來到故宮博物院，是爲了欣賞展廳中的歷史文物，但館外的四季花鳥，其實並不遜於宋徽宗〈蠟梅山禽〉中的複瓣白梅與白頭翁。

以鳥類而言，林柏亭告訴我們，在故宮週遭，他所記錄的鳥類至少有四、五十種，數目之多，讓人難以想像。例如平常高飛在山頂上，看來小小一隻，其實身長約七十幾公分的大冠鸞，很多人以爲那是老鷹，但細聽他的叫聲，「嗚溜～嗚溜～嗚溜～嗚溜～嗚溜～」即可辨別。而停憩在樹石上的紅尾伯勞、紅嘴黑鴨、台灣藍鵲，以及穿梭於草葉之間的白頭翁、綠繡眼等，各式各樣，更是熱鬧。眾多鳥聲交織起來，紫嘯鸚「吡～鳥吱」，五色鳥「郭：郭：」，就不知有多少人能分辨了。只是故宮四周充滿鳥禽之趣，若無心賞趣，可能

右上圖：故宮宿舍旁的槭樹，又名青楓。
右中圖：後樂園裡的老樟樹，樟樹的花很小，是淺綠色，又有淡香，一般人很少注意。
右下圖：二〇〇六年四月，至德園的荷花已經開了。
左圖：相思林中的小徑。



往來於此數十載，也未曾與一隻斑鳩、翠鳥相遇。

故宮的四季花草，亦是繽紛多彩，單就至善園、至德園與後樂園中的樹木，梅花、楓樹、松樹、龍眼與蓮霧等，即多到不可勝數。故宮的桃花尤多，因此初春時節，可見桃花朵朵。夏季開始，各式各樣的花樹、果樹也陸續綻放。比方最受大家喜歡的一棵緬梔，就是俗稱的雞蛋花，早在許多人到此工作之前，已站在正館左側的園子裡了。它的身形非常高大，從粗壯結節的樹枝看



橫跨在至善園上的一條長虹（攝影／張明農）



來，年歲的久遠，在台灣也是罕見；正逢花期自前走過，總見三兩白花清躺在人行道上待人收拾，夏日午後雨霽，樹下亦瀾漫一股甜香。另有一棵老無患子樹，就在正館右側的路邊上，從結實纍纍的巨幹中，亦可窺見故宮的歲月崢嶸，因此說它是樹中耆碩，倒也不無適切。

此外，上林賦餐廳與科技室所在的小土坡後方，原為一片滿滿的相思樹林，每年四、五月間，毛茸茸的金黃色小花滿佈樹

梢，風吹過便落得一地鮮黃。據老故宮們說，這裡還有民國三十七年美軍轟炸留下的兩個大坑，只是實際走訪，滿山深綠，已無法確定哪裡是戰爭的痕跡了。

談了花鳥，說了樹溪，故宮還有幾許景點，是老故宮們心中的永恆回憶。這些景像，也穿梭於同仁的電子信箱之間，工忙之餘，畫面中充滿生氣的花草鳥樹，多少也成為同仁心中共同的慰藉。譬如某年某月的一條長虹，竟橫跨在至善園頂；又如某日某時的白色孔雀，正興致昂昂美麗開屏。偶爾一個清晨、一個黃昏，突然滿山雲起，將整座故宮包覆雲中，恍如〈明人畫入蹕圖〉一幕。只是此情此景往往倏來忽往，當抱起相機衝向外頭，雲霧早已悄悄散去。

數十歲月 閑話一瞬

做為世界重要博物館之一的國立故宮博物院，遊客無時不穿梭其中，也許對多數人來講，故

宮之遊的目的僅為一窺名揚國際的世界遺產，但對生活於這塊山頭的人，或不只將其視為一座博物館，而更如自家的前庭後院，佈照展覽，亦看護花木。外人眼中的故宮，往往無法不與一段滄桑歷史緊密相連，但長年於此的人，卻用記憶，你一言我一語，堆話出屬於這個外雙溪山區自己的故事。國立故宮博物院，就在歷代故宮人的手中，逐漸成為今日的景貌，即便家常話舊，豈非故宮之歷史一隅？

過去，或許我們從未留意過外雙溪山頭的風光四季，下次何妨駐足停留，感受一下張曉風所說，「這是何等美的生活」！並遙想故宮山頭，數十年間的物換星移。

參考資料

1. 張曉風，〈最後的戰記〉，《地毯的那一端》，台北：道聲出版社，一九九七，二刷，頁十九、二六。
2. 陳小凌，〈暮春修楔顧事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第二十七期（二〇〇六年四月），頁一〇〇～一〇七。